



较劲

□张青

报到第一天,马革就跟人较上了劲。

白果坪镇坐落在草帽山山脚,整个镇子沿山脚迤逦铺开,就像草帽的帽檐,而白果初中高居草帽顶。从白果初中到山脚,斜挂着大片菜地。镇上的学生上学,有两条路可走,一条是大路,沿着“帽檐”,绕山缓行,到达帽顶得一节课时间;另一条是小路,从镇中心喇叭口上山,穿过菜地,直抵校门,只需一刻钟。

报到那天,马革抄小路上山。小路上,一个胖菜农挑着粪桶,一步一顿,阻着马革的脚步。马革跟了一阵,放低了声调说:“老乡,能不能让我往前走?”

不说还好,一说,那胖子干脆卸下担子,扭头说:“嫌慢?你挑上试试?”

马革刚从师院体育系毕业,黑高瘦,全身精肉。他扒拉开胖子,低头弯腰,一闪身挑起粪桶。只听“噔噔噔”的脚步声一阵响,小路腾起一股烟尘。马革一口气上了山顶,撂下担子,扬长而去,扔下胖子在身后紧追慢赶,满头大汗。

马革不仅跟陌生人较劲,还跟领导较劲。

马革工作一年后,白果初中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考,马革成为了监考员。第一次监考,马革很上心,一招一式,谨遵指令。每个考场有两名监考

员,马革是监考员甲,另一位老师是监考员乙。开考前10分钟,听广播指令,监考员乙维护考场秩序,监考员甲,也就是马革,当众启封试卷,核对清点。开考前5分钟,广播下令分发试卷。第一科考语文,有三张试卷,一张草稿纸,马革紧锣密鼓地发卷,额头竟沁出了细密的汗珠。

下午考试结束,教务主任拍拍马革的肩:“马老师,有人反映你们考场发卷比较晚,第一次监考嘛,难免,明天动作快点儿。”

当年教室没有监控设备,大部分老师拆了试卷直接发,并没有严格遵照指令。

次日上午,马革带着秒表进入考场。发卷指令一出,他按下秒表,眼明手快,脚下生风。数学这科只有一张试卷和一张草稿纸,马革发完,一掐秒表,竟只用了1分30秒。

交卷时,马革把秒表带回办公室,对教务主任说:“主任您看,这是我的用时,谁比我快,您让他掐个表!”

刚好校长也在,主任尴尬地笑笑说:“马老师就是较真。”

校长说:“这不是较真,是较劲!”

虽说爱较劲,但马革心地单纯,性格耿直,时间长了,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。工作6年后,马革娶了妻,30岁那年,老婆怀孕了。

周日下午,马革跟同事在

球场打球,球赛结束,顺便去校门口买点菜。白果坪的菜农爱在房前屋后种点菜,纯天然无公害,吃不完的就近卖点给学校的老师。

那天马革本已买好菜,抬头见一个女人站在远处。女人瘦筋筋的,背着大大的背篓,怀里还兜着个孩子。她左看看,不知该往哪儿歇。马革平生最看不了女人干力气活,赶紧过去帮女人接下背篓,靠墙立着。见这女人面生,一问,果然是附近菜农,是清水河种水田的。女人解开背篓上的大布袋子,说:“老师你看,宜香新米,自家种的。”

马革捧起一捧米,清香扑鼻。想到老婆怀孕,新米熬稀饭最养人,于是也懒得还价,把一袋新米全部买下。女人喜出望外,接了钱,千恩万谢,顺小路下山了。

马革扛着一袋米,穿球场,爬楼梯,乐呵呵进了屋,把一袋米“喇”地倒进米桶,半桶多一点。他立马向老婆邀功:“看看我给我买了什么!”

老婆抓一把新米揉搓着,深吸一口气:“宜香新米熬稀饭,能熬出荷花香呢。”

又说:“买了这么多啊,得有60多斤吧?”

马革说:“不止,整整80斤呢。”

马革说完就怔住了。这是100斤的米桶,很显然,女人在秤上做了手脚。

马革黝黑的脸被怒火一点

点烧红,老婆赶紧扑火:“算了算了,没多少钱。”见马革拉开门,老婆追着喊:“人早没影了!出了喇叭口,你去哪儿找?”

马革飞步下楼,一踩油门,小摩托“嗖”地窜出去,像一股黑旋风,直扑喇叭口。

马革刚到,女人便慌慌张张从小路下来了,汗湿的头发粘在脸上。马革大吼一声:“骗子!”

女人吓得一哆嗦,怀里的孩子受到惊吓,“哇”地大哭起来,一声赶一声,不似人声,直哭得倒不过气来。马革刚想骂人,就听孩子“嗝”一声背过气去,手脚抽搐,头颈后仰。

马革冲过去要抢孩子,女人抱得死紧。马革骂道:“你这婆娘,再不松手就出人命了!”女人这才撒了手,嚎啕大哭。马革就地蹲下,一手托着孩子的头,一手掐孩子人中,冲女人喊:“把你的手指塞娃儿嘴里。”

好半天,孩子的身体终于软和了,马革把孩子塞回女人怀里,说:“上车,去医院!”

马革回家时,天已擦黑,老婆从厨房迎出来,担心地问:“去了那么久,没跟人打架吧?”一边抚摸着肚子说:“马革,你儿子又踢我了!”

宜香新米的清香从灶台溢出来,马革蹲下身,耳朵紧贴着老婆的肚子,他黝黑的脸浮现出温柔的红云。

父亲离去了,陪伴了他几十年的那辆排子车,也孤零零地躺在柴草垛里,像失去了一位至亲好友一样失落。

已记不清那辆车是何时进家的,只知道那时我还很小,比车高不了多少。父亲为了那辆车,专门找了附近一个村庄做电气焊活儿的,叮嘱那个人一定要做一辆结实耐用的好车。那个年代,做电气焊活儿的人还很少,大部分人家还是用木板车。

车,花了父亲至少四五个月的工资,但活儿做得确实地道,拉回家后许多人都围着看,像现在的人买了一辆汽车似的。

我家乡的路说宽不宽,说窄不窄,用排子车最为方便。自从那辆车拉回家后,一下子改变了原来用肩挑、用人推的运输方式,既省时又省力。春天,花儿开得正艳,鸟儿叫得啾啾。父亲拉起那辆车,将小山一样的农家肥送进田里。夏天,热浪滚滚拍打着焦灼的麦子,一中午就泛起了黄。父亲拉着那辆车,拉着碌碡一样的麦子,一路摇晃着送进打麦场。秋天,忽儿忽儿的阳光照着红彤彤的高粱、沉甸甸的玉米,还有圆溜溜的豆子,一群“娃娃”争先恐后地挤上车,和着一声声鸟鸣,一起走进我家大门,走进了那个又高又粗的大粮仓。

车,带给父亲的并不是表面上的诗意,更多的是难以承受的艰辛。我的家乡大部分是山,路很陡,无论是拉出去,还是拉回来,都不是那么容易。那时,家家户还用农家肥,每次收拾完圈里的粪,父亲就要往地里送。我和弟弟装好车后,跟在父亲身后,为防止车速过快,父亲总是在车后绑一根胳膊粗的磨板。下门口那个大坡时,父亲先将车把抬起,但车子还是飞奔,父亲只好死死地将车把再抬。那千斤重的车子试图挣脱阻碍,一直往下窜。木头画出一道道深痕,一缕缕烟尘。父亲一边抬着车把,一边快速奔跑,直到缓坡处

才慢下来。每到此时,我就见父亲脸色煞白,汗水从额头浸出,呼吸急促,整个身子像抽虚了一样。

回家的路更难,特别是拉土垫圈,死沉沉的。每到上那个大坡时,父亲总要提前猛跑几步,但不到半截,车子就好像突然断了油,一下子慢下来。我和弟弟赶忙俯下身子用力往上推,父亲的头几乎贴到了地面,绳子勒得紧紧的,陷进肩膀,脖子上的青筋凸起,脚步更加沉重。每到此时,父亲都要折一下车把,让车轮变换一下方向,再猛用一把劲儿到达成平缓处。

那是一个秋雨绵绵的季节,一连几天下大雨,水将大地的每一个缝隙都灌得满满当当。天刚放晴,闲不住的父亲又拉起车子出发了。湿漉漉的黄土黏在车上,比干土不知重了多少。车走在路上,双胎深陷进泥里,拉着非常吃力。到家门口那个大陡坡时,我们都猛跑几步,竭尽全力,但车子还是纹丝不动。父亲拉着车,使出了平时最有效的方法——将车

轮变换一下方向,可谁知车轮刚压到离路牙一尺多的时候,由于下雨地软,重压下的地方开始慢慢分裂,大有塌陷之势。我们急忙朝父亲大喊:“快用劲儿!路快塌了!”只见父亲的双脚死死蹬住地面,左臂紧紧拉住车子,用尽全力往上拉。我和弟弟也长长地憋了一口气,竭尽所能向前推——一阵声嘶力竭之后,车子终于走出塌陷区,到达安全之地。

我至今都不敢想象,如果地面真塌下去,那将是怎样一种结局!但我感到即使再危险,父亲也一定不会丢下车子,让它从几丈高的地方跌下。父亲知道,车子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,有车子就有远方。

父亲走了,但车子比人更长久。父亲融入了它,每当看到它,就像看到了父亲在大地上躬身行走的样子……

才慢下来。每到此时,我就见父亲脸色煞白,汗水从额头浸出,呼吸急促,整个身子像抽虚了一样。

回家的路更难,特别是拉土垫圈,死沉沉的。每到上那个大坡时,父亲总要提前猛跑几步,但不到半截,车子就好像突然断了油,一下子慢下来。我和弟弟赶忙俯下身子用力往上推,父亲的头几乎贴到了地面,绳子勒得紧紧的,陷进肩膀,脖子上的青筋凸起,脚步更加沉重。每到此时,父亲都要折一下车把,让车轮变换一下方向,再猛用一把劲儿到达成平缓处。

那是一个秋雨绵绵的季节,一连几天下大雨,水将大地的每一个缝隙都灌得满满当当。天刚放晴,闲不住的父亲又拉起车子出发了。湿漉漉的黄土黏在车上,比干土不知重了多少。车走在路上,双胎深陷进泥里,拉着非常吃力。到家门口那个大陡坡时,我们都猛跑几步,竭尽全力,但车子还是纹丝不动。父亲拉着车,使出了平时最有效的方法——将车

轮变换一下方向,可谁知车轮刚压到离路牙一尺多的时候,由于下雨地软,重压下的地方开始慢慢分裂,大有塌陷之势。我们急忙朝父亲大喊:“快用劲儿!路快塌了!”只见父亲的双脚死死蹬住地面,左臂紧紧拉住车子,用尽全力往上拉。我和弟弟也长长地憋了一口气,竭尽所能向前推——一阵声嘶力竭之后,车子终于走出塌陷区,到达安全之地。

我至今都不敢想象,如果地面真塌下去,那将是怎样一种结局!但我感到即使再危险,父亲也一定不会丢下车子,让它从几丈高的地方跌下。父亲知道,车子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,有车子就有远方。

父亲走了,但车子比人更长久。父亲融入了它,每当看到它,就像看到了父亲在大地上躬身行走的样子……

父亲走了,但车子比人更长久。父亲融入了它,每当看到它,就像看到了父亲在大地上躬身行走的样子……

父亲走了,但车子比人更长久。父亲融入了它,每当看到它,就像看到了父亲在大地上躬身行走的样子……

父亲走了,但车子比人更长久。父亲融入了它,每当看到它,就像看到了父亲在大地上躬身行走的样子……

父亲走了,但车子比人更长久。父亲融入了它,每当看到它,就像看到了父亲在大地上躬身行走的样子……

父亲走了,但车子比人更长久。父亲融入了它,每当看到它,就像看到了父亲在大地上躬身行走的样子……

春醉碧螺香

□申功品



轮,来到茶楼,占个好座头,先吩咐堂倌来一壶上好的碧螺春,悠悠地一边啜一边听《山海经》。20世纪60年代中期,祖父人到中年,历经夺权、抄家、丧妻……满腔积怨愤懑无处发泄,饮食起居亦大不如前,或许,唯有碧螺春那缕似有若无的花果香能稍稍抚慰他内心的痛楚。

每逢早春茶上市,父亲总要去“三万昌”称上二两特级碧螺春尝尝鲜。说起我和碧螺春的初识,还闹出了一出“不识碧螺”的乌龙。记得有一年开春,我打开父亲的茶叶罐头,从里面抓一撮新茶撒入茶杯,看蜷曲的茶芽在水里舒展开来,直至水呈澄碧色,鼻子凑到杯口深深一嗅,一股天然植物香沁人心脾,端起杯子啜一口,那碧绿的浆水微微渗出,抖散开来摊在竹匾里,用幽火慢炒。然后二度、三度焙干。此番纯手工采摘、纯手工拣剔、纯手工炒制……从古延续至今,也亏得苏州人不嫌繁琐。单这“蜷曲如螺”的工艺,靠机器是做不来的。故明前碧螺质高而量少,身价万金,贵得实在有理!

苏南的老百姓素有喝茶的习惯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我祖父一大早起身,雇一辆三

隐翠”正是特级碧螺春的“真容”。待到夜间,父亲回到家中,得知了真相,心疼得直跺脚:“这半斤茶大几千呐!说没就没了!”

我每天清晨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,无外乎先泡上一杯清茶,早春时分,喝上一杯新上市的碧螺春,能去除一夜旧日之气。感冒发烧的时候,我的医生朋友开完药后千叮万嘱:“你正在吃消炎药,千万勿要喝茶,尤其是浓茶!”喝碧螺春却是无妨,这茶寡淡,一杯下肚,病也似减了三分。

《茶经》有云:“器为茶之父。”泡什么样的茶选什么样的茶具,颇有讲究。泡制碧螺春,以玻璃杯为佳,透过玻璃,可尽览“白云翻滚,雪浪喷珠,春染杯底,绿满晶宫”四大奇观。泡碧螺春是一桩饶有趣味的艺术。准备一个洁净透明的玻璃杯,先在杯中注上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杯的纯净水,由于茶叶太过娇嫩,即用隔夜水冲泡,照样“沉鱼落雁”,将碧螺绒球抛入杯中,待其舒展开来,再缓缓斟水,一时杯中如雪片纷飞,清芬袭肺,端在手中,满杯翠玉,喝着也没有茶叶固有的涩味,反倒有一股甜津津的果香味,这便是货真价实的“茶中极品”了,清代学者龚自珍所言“茶以洞庭山之碧螺春为天下第一”非虚也。

苏帮菜中有一道时令名肴,唤作“碧螺虾仁”。这道菜顾名思义,是用碧螺春与河虾仁一起烹调而成,新采摘的碧螺茶芽,在温油中热过,跟现剥的河虾仁翻炒一下,虾仁本就鲜甜味美,添了茶叶,更是去腥提鲜,茶乃山之精华,虾系水中尤物,两者妙而融合。吃起来,但觉虾仁中裹着茶的清香,茶中带着虾仁的鲜甜。

洞庭西山岛有一友人,家中自有几亩茶地,每年清明至谷雨,总要邀我去岛上喝两三遭碧螺春茶。在太湖畔,泡上一杯新绿,春芽儿入杯如球,在杯中见水即化,渗出醇厚的翡汁,细闻起来茶香中裹着浓郁的花果香,透过玻璃杯,落翠缤纷、雪浪喷珠。我忽地想起苏州籍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言:“在西方,窗户就只是窗户,它让光线与新鲜的空气进入室内。但对中国人来说,窗户是一个画框,杯中的茶伴着一个画框,杯中之茶伴着漫山花果幽幽而来,烟雨如画,如幻似梦,令人心神皆醉。

春回大地(油画)

徐淑荣作



母亲开始种苕麻了,撒了种子的薄地一出苗,母亲的心思就拴在了那块薄地上。

薄地不大,是母亲费了好大劲儿在乱石堆中垦出来的。一块块硬石和砖块挪走之后,母亲闲不住的手又开始铲地了。瞧一眼裂开的黄土,母亲嘴里念叨个不停,这几分地不种别的,就种苕麻!

“昼出耘田夜绩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范成大诗里这样说,农民白天在地里锄草,夜晚在家中搓麻线,还说村里的男男女女忙农活,连顽皮的小孩也学着做农事。这首古诗,从头至尾记述了农民的辛勤耕作,流露出浓浓的乡间生活气息。诗中的“绩麻”,更让我看到,母亲所种的苕麻也能在古代名家笔下走诗,年幼的我每朗读这首诗,都会十分用心,并感到无比自豪。

母亲识不了几个字,怎知苕麻还能成诗?农耕时光里,勤快的母亲早出晚归,从远处河沟里拎来一桶桶水浇下去,然后直起腰来站在那块薄地上。懵懂的我隐约感到,辛劳的母亲种下去的不仅是苕麻,还是诗!母亲却浑然不知,只知道没白没黑地在那块薄地上不停地劳作,在一个叫故土的地方安分地度年月。

苕麻长成了,一小块薄地满眼葱绿,一棵棵半人高的苕麻挨挤挤地长在一起,站成了一小片挤挤地长在的麻林。母亲指一下额头,轻快地拿了镰刀,喜悦地开始收割,母亲精心开垦的地终于有了收获。一捆捆苕麻运至家中后,母

亲又开始制作麻丝。

先将收割来的苕麻放入河沟浸泡,过些日子,经过浸泡的苕麻剥下麻皮,再用麻刀麻利地刮掉硬质木皮(即刮青)获得生麻,然后将生麻泡在水里脱胶变软,晒干后,将麻皮一丝丝分细,麻丝就制作成了。闲不住的母亲还要搓麻线,这个过程便是范成大诗中说的“绩麻”。母亲也像诗里那样,总在白天农忙之后,不知疲倦地于夜间搓麻线,夜深人静了,母亲仍在屋子里忙活计。

乡村的夜悄悄走来,一盏如豆

昼出耘田夜绩麻

□董国宾

的灯火铺开暗黄的光,母亲抖动的影子,映在屋舍的一面土墙上。在童年的记忆中,制作麻丝是最有趣味的环节,瘦削的母亲蹲在屋子狭小的空间里,手握麻枝,紧紧压住一缕缕麻皮,利落抽出一丝丝麻丝来。母亲的动作轻便快捷,十分娴熟,是我年幼的脑海里抹不掉的痕迹。没长大的我喜欢读古诗,谈范成大的“绩麻诗”时,我总在脑海里展开无尽的想象。我恍惚看见,一代代人在无声无息的劳作中,将麻丝搓成坚实有力的麻绳,便有了关于“绩麻”的名诗名句。我还能从绩麻的每个动作中,看到飞奔的马车,一串串行走的脚印,还能闻到一碗碗米香。其实,更多的还有我无法目及和想到的。

母亲抽麻丝及搓麻绳,都离不开

开麻鼓。麻鼓又叫麻线鼓、麻砣,这农家常见的器物颇有情调。我家的麻鼓是圆柱形,小拳头大小,石质。那样的时光里,不停歇的母亲在寂夜里忙活计,小麻鼓像个筋骨健实又听话的小童,一会儿紧抓在母亲指尖抽麻丝,一会儿又跳出来,不挪窝地帮着劳而不疲的母亲搓麻绳。细述起来,小麻鼓还是个可赏可喻之物,其顶端有一小凹坑,撒些草木灰进去,可供绩麻防滑之用,我们那儿管这叫“灰塘”。周边大都雕刻不同的民俗风情图案和吉祥纹饰,我家盈盈可握的小麻鼓,周边雕琢出几条欢跳的鲤鱼。这鱼取“余”之意,寓意年年有余,农家生活富足美好。劳作的母亲找外村的工匠做了这样的麻鼓,心里便装进了从没有表白的梦想,在一条不完的路上,用闲不下来的双手雕刻岁月。在母亲人生的旅程中,黑夜也是白天!

母亲常常夜间绩麻,搓成的一捆捆麻绳,母亲总是出神地瞧过去,她的眼神里好像蓄着发芽种子一般的生机与光芒,收不住的脚步,穿行在老不掉的时光中。日升月落,斗转星移,一个个麻垫做成了,一个个麻毯加工成了艺术品。巧手的母亲还会在每个麻垫和麻毯上,绣出一朵朵美丽的花朵图案,一向苛求于事的母亲点点头,择个晴好的天气,便运到城里卖出去。

等有了糖吃,有了一件像样的童衣裹在我身上,农耕不辍的母亲也就有了花朵一样的笑容。其实,那些艰难的时光里,母亲从没说过日子难熬,农作的母亲觉得苦和累也含着快乐。